

体认句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张智义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体认语言学体现了语言理论本土化的努力,体认句法是体认语言学的应有之意。本研究以“事件域认知模型”为框架,先在短语层面通过加入事件要素,在体认基础上进行短语构造以实现“现实—认知—语言”的三维互动;再在小句层面,通过基础认知和加工认知,在体认基础上进行基础结构、语序和拓展结构、语序的分析,实现相应的互动;最后,通过句法实例分析验证体认句法的可实践性。

关键词:体认句法;事件域认知模型;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互动

中图分类号:H3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5-0101-08

0 引言

体认语言学构建了语言研究“现实—认知—语言”的三维互动,并明确了三者的右向基础关系和左向反映、影响关系。现实是认知的基础,认知是语言的基础;反过来,语言反映并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并影响现实(王寅,2014/2019/2020)。体认语言学自诞生以来,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涵盖语言本体研究的语音、语义、句法、语用诸多方面,并涉及语言哲学、语言演进、语言教学、语际翻译等诸多领域,蔚为大观(王寅等,2019;魏在江,2019;廖光蓉,2019;张克定,2019;廖巧云等,2020;张智义,2020)。体认语言研究欲取得进一步的发展,须在语言研究内在、外在的诸多领域进行更加深入、持久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事件域认知模型”为基本框架(王寅,2020),尝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构建体认句法的“现实—认知—语言”之维,以丰富和发展体认语言学下的体认句法研究。

1 体认句法的前期研究

王寅是体认语言研究的开拓者,他在体认语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卓越贡献,包括结合体认的句法研究。其体认句法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专著《体认语言学》中的“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句法成因”章节。王寅以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两大核心要素构建了基于体认的“事件域认知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句法结构的线性推进是体认的产物,是现实、认知、语言互动的结果,句法的线性结构真实反映了说话者对事件的体验和认知,句法和事件体认具有像似性(王寅,2020:314)。因此,基于体认观的像似性认知机制可以用于解释句法的体认成因。具体看,句法的体认性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动词的实际时序和概念空间的距离是词序的基础;二是较少语符表达简单事件;较多语符表达复杂事件。这些论述构成体认句法研究的基础。本文以两核心要素的“事件域认知模型”为基础,意在短语构造、小句构造以及语序问题三个层面深化体认句法研究,以体现句法的体认性,并结合英汉语句法实例分析

收稿日期:2023-04-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赵元任语言思想研究”(21YYB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智义,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句法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张智义.体认句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J].外国语文,2023(5):101-108.

体认句法在句式分析中的可实践性。

2 体认句法的短语构造

体认句法以行为要素和事体要素构建“事件域认知模型”,并且认为在体认句法的主层级上,一个事件 E 主要包括动作要素 A 和事体要素 B。并且认为,体认句法构造“事件域认知模型”的优势在于不仅考虑到动态性事件,而且兼顾到静态性场景。这是体认句法对认知语法的扬弃。本研究尝试在行为要素、事体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事件要素,并在事体、行为、事件要素的基础上分析短语构造和在短语构造中实现“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即体认性。

在研究体认句法与短语构造之前,回顾生成语法和认知语法有关短语构造的一些思想会对本研究有启发。生成语法研究有如下短语推导操作,通过在 NP 前加限定成分 D 构成限定短语 DP,在 vP 成分前加时体成分 T 构成时体短语 TP,在 TP 成分前加标句成分 C 构成标句短语 CP (Radford, 2008)。但是,生成语法强调短语构造的结构性和自足性,DP、TP、CP 都是结构自足的短语成分。因此,在生成语法的语段理论中,DP、vP (本质上是 TP)、CP 被界定为语段,外部探针只能探测到语段边缘而不能深入语段内部 (Chomsky, 2005; 何晓炜, 2007: 345-353)。因此,在生成语法研究中,DP、TP、CP 等短语推导完全是结构性的,短语移位的岛效应等完全是基于结构的 (Merchant, 2001)。近期基于生成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逐渐认为,短语或者语段的设定也有语义层面的考虑,DP 结构内部成分之所以无法移位并不在于 DP 是结构自足体,而在于 DP 的语义自足性。相关研究还进一步将 DP、TP、CP 的语段左缘作为句法语义界面 (石定栩, 2020: 643-654)。认知语法研究摒弃了以结构为基础构造短语的思路,但是在基本短语成分的界定方面,一定意义上承继了生成语法。如朗盖克在对短语结构进行分析时,在保持 DP、TP、CP 构造的同时,摒弃了短语结构自足的思想,侧重从认知语义阐释。朗盖克指出,用语言描述现实的过程涉及后景化 (grounding), 后景化使说话者对现实的概念情境化。后景分为名词性成分的后景、动词性成分的后景以及标句成分的后景。例如,对于“I think that the girl liked that boy”,名词的后景“the”和“that”分别帮助确认“girl”和“boy”在具体情境中的所指,动词的后景“ed”表示“like”所凸显“girl”和“boy”的关系与过去的事实相关,标句成分“that”的后景是从句将主句的界标或射体具体化 (Langacker, 2008)。

在生成语法语段和认知语法后景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以事体要素、行为要素、事件要素为核心,尝试构建句法短语构造的“现实—认知—语言”之维,凸显短语构造的体认性。对于事体要素,现实域中存在的可感的事体 (可以是事物、情思、经历、体验) 进入“事件域认知模型”,事体转化为认知域中泛化的事体概念,事体概念再进入语言域,此时会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表征情形,一是在语言表征中不加限定成分构成一般的名词短语,此时形成语言域与认知域的交互,即名词短语不投射向现实域事体而仍投射向认知域,表达事体概念;二是在语言表征中加限定成分构成特定的限定短语,此时形成语言域与现实域的交互,即限定短语投射向现实域,表达事体指称,如:

(1) 狗是忠诚的动物。

(2) 那只狗很忠诚。

例(1)中“狗”是名词短语,表达事体概念,体现语言与认知的交互;例(2)中“那只狗”是限定短语,体现语言与现实的交互。按照“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句法构建事体要素,能够有效回应名动之分的争论 (沈家煊, 2016)。因为即便一般界定为动词的句法成分也可以是事体,在进入认知域后可以转化为概念,再进入语言域分别投射向认知或现实。如“跳舞有益健康”中的“跳舞”投向认知概念,

“那次跳舞伤了他的腿”中的“那次跳舞”投向现实事体。这就在体认句法层面证实了沈家煊先生“名动包含”的论断。依据上面的分析,可以构建事体要素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体认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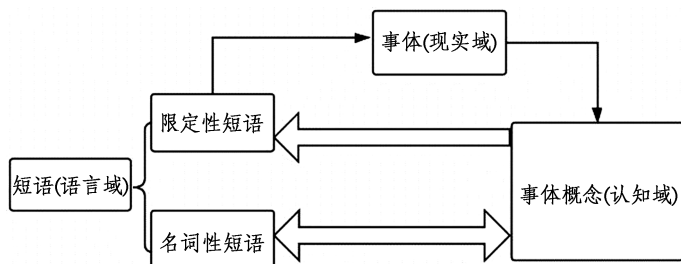


图1 事体要素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体认模型及短语构造

行为要素也遵循相同的分析。现实域中存在具体可感的行为(可以是动态性行为,也可以是静态性场景),行为进入“事件域认知模型”,行为转化为认知域中泛化的行为概念,行为概念再进入语言域,此时也会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表征情形,一是在语言表征中不加时体成分构成一般的动词短语,语言域与认知域交互,表达行为概念;二是在语言表征中加时体成分构成特定的时体短语,语言域与现实域交互,表达行为指称。如在下列句例中:

(3)他打我。

(4)他昨天打了我。

例(3)中“打我”是动词短语,表达行为概念,体现语言与认知的交互;例(4)中“打了我”是时体短语,体现语言与现实的交互。按照“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句法构建行为要素,能够有效回应时态三分、二分的争论(王和玉等,2015:483-495)。多数语言的将来时发育不全(Comrie,1985),就是因为将来的行为在现实域中无法得到有效投射,因此时态二分的观点能够得到体认语言学的有力支撑,同时也深刻反映了语言和现实的互动关系。依据上面的分析,可以构建行为要素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体认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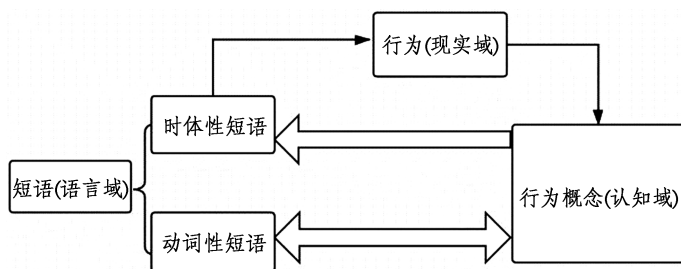


图2 行为要素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体认模型及短语构造

以“事件域认知模型”为基础的体认句法研究主要包括事体要素和行为要素,这里将事件要素也纳入体认句法的短语构造,一来是能够和生成语法的CP以及认知语法的标句背景对应,另一方面事件要素所对应的标句短语也深刻体现了体认句法“现实—认知—语言”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做如下设定,现实域中所发生的任何由行为所勾连的事体都可以视为一个事件,即“事件域认知模型”中的事件本体,事件可以转化为认知域中命题概念,即无论是动态性行为如“他在跳舞”,或是静态性场景“他是一名医生”,在认知结构中都表现为一个命题概念。命题概念进入语言域,也可能对应两种不同的表征情形,一是生成非限定小句对应命题概念,形成语言域与认知域的交互;另一种情形是通过加标句短语,生成限定小句,形成语言域与现实域的交互,表达事件指称。本文认为,在体认句法的短语构造中加入事件,以标句短语指称现实域事件,完全符合“事件域认知模型”的设定初衷,即“根据语言的体认

观可知,语言(包括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都是人们对许多具体事件体认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王寅,2020:315)。同时,事件要素的设定,也符合传统认知语法“标句成分是从句将主句的界标或射体具体化”的界定(黄洁,2012:208-211)。

(5) That he is a student is a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ruth.

(6) I think that he is a student.

在例(5)中,从句是主句的界标,“that”将界标具体化的体认意义就是实现与现实域的交互;在例(6)句中,从句是主句的射体,“that”将射体具体化也是实现与现实域的交互。事件要素的设定还能够解释如下的句法现象。

(7) I want him to be a teacher.

(8) * I want that he is a teacher.

例(8)不能成立(Kaitlyn et al., 2019:642-682),因为“want”的语义不能指向现实域,因此不能和含标句短语的限定小句兼容,只能与认知域中指向将来的命题概念兼容,因此使用非限定小句。依据上面的分析,可以构建事件要素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体认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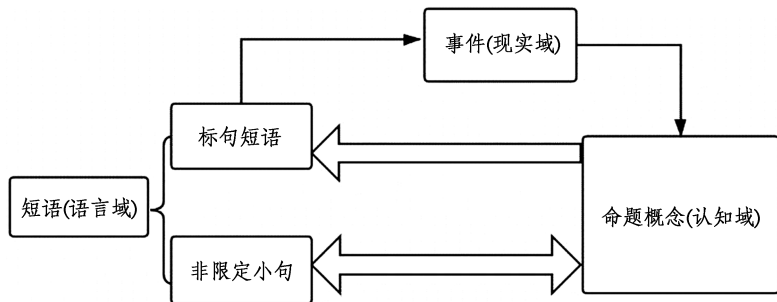


图3 事件要素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体认模型及短语构造

综上,通过体认的短语构造,分别以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非限定小句实现语言域与认知域的交互,而以限定短语、时体短语和标句短语实现语言域与现实域的交互。

3 体认句法的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

相较短语构造,前期体认句法的“事件域认知模型”更侧重从整合层面分析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认为事件域是一个宏观概念,涵盖现实域、认知域和语言域。事件宏观概念中的行为和事体之间必然会建立起特定的搭配关系,这是形成概念结构和母语基本句法构式的认知基础。简单事件对应简单认知,进而对应简单构式。因此,婴幼儿总是先习得简单构式,而后习得复杂构式。这体现了现实—认知—语言的右向基础关系。从句法构造和语序关系看,句法遵循像似性原则,语言像似认知,认知像似现实。这体现了现实—认知—语言的左向反映关系。前期体认句法着重分析了左向反映关系,并依据早期认知研究成果提出了像似性原则:句子构造反映事件的实际时间顺序和认知的心智空间;较少语符表现简单事件,较多语符表现复杂事件。

前期体认句法研究为分析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搭建了框架,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一,应该进一步明确句子构造和语序的“现实—认知—语言”体认模式;像似性只体现了左向的反映关系,而没有重视左向的影响关系。像似只是一种可能,但在影响视域下,不像似也是一种可能。本研究拟进一步结合前期认知句法有关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的理论框架(Langacker, 2004; Langacker, 2016: 405-439; 张翼, 2019:33-38),深入体认句法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本文认为,以“事件域认知模型”为基础的体认语言研究可以揭示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中的体认本质。本研究设定了如图4的有关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的三维体认模型。在图4中,现实域中的事件经过基础认知,构造了认知域中与现实事件完全吻合,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基础认知之外有加工认知,构造了认知域中主观的加工成分,形成具有非实质性内容的拓展结构和拓展语序。黑圈框定的就是句子构造与语序问题的体认过程,从现实域事件到认知域事件再到语言域事件,则构成了完整的“事件域认知模型”。该图式进一步明确了事件域认知模型中“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关系。现实域事件反映了基础认知中的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反映现实域事件并遵循像似性原则,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是最终语言呈现的前提,语言可以反映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加工认知体现了观察者主观因素对基础认知的能动影响,加工也是语言域结构和语序的基础,这里像似性原则可能会被违背(Langacker, 2012: 2-25),形成拓展结构和拓展语序。以主被动句式转换“我打了他”和“他被我打了”为例,在“事件域认知模型”内,现实域中的事件为事体A“我”使用肢体强力触及事体B“他”,事件发生的正常时序是“我”伸出肢体,然后强力触及“他”的身体部位,依据基础认知,认知域中生成符合时序的基础结构并生成相应的基础语序“我打了他”,结构像似事件,语序像似结构;认知域而后进行加工认知,此时观察者要在认知中凸显事体B,则在认知域中生成事体B在前的违背时序的拓展结构,并在语言表征中通过语序变化和增加被动句式生成相应的拓展语序“他被我打了”,认知加工机制发挥了能动的的影响作用,事体B得到凸显,像似性不再得到遵循。又以因果句式“因为下雨,我没去”和“我没去,因为下雨”转化为例,在现实域中存在两个不相关的事件“下雨”和“我没去”,在认知域中认知的心智空间发挥作用,用因果逻辑律将两个事件勾连起来。按照正常逻辑,因在前,果在后。基础认知像似正常的认知心智空间,并生成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即“因为下雨,我没去”句例;加工认知中,为了凸显结果,发挥加工机制的能动作用,果得到凸显,像似性不再得到遵循,得到拓展结构和拓展语序,生成“我没去,因为下雨”句例。以修饰语转化“我睡了”和“我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睡了”为例,事件为简单事件,“我睡了”为基础认知形成的基础结构,加工认知在经过观察者状态加工后添加了“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修饰语,像似性不再得到遵循,简单事件用了较多语符,生成“我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睡了”这一拓展结构。

综上,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的“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模式。下面将结合实例,分析体认句法理论在句式分析中的可实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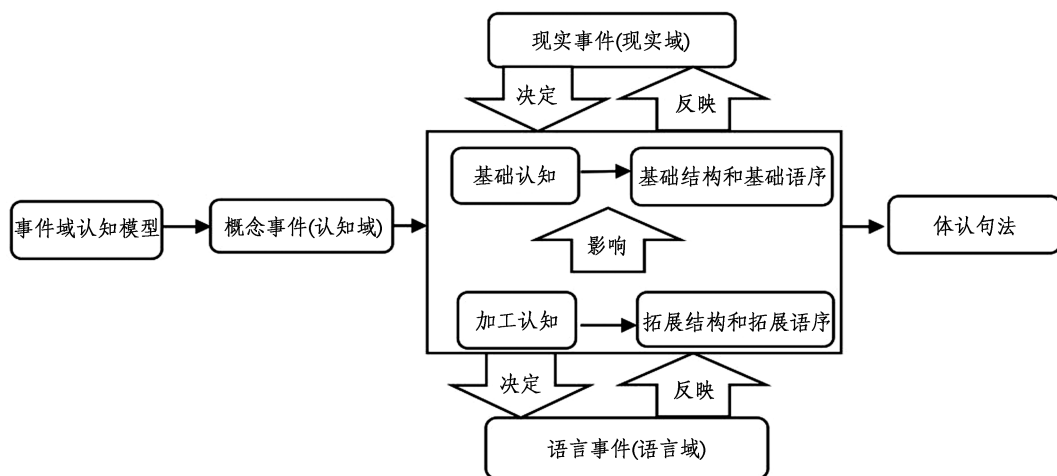


图4 句子构造和语序问题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体认模型

4 体认句法与实例分析

本文基于体认句法的实例分析主要涉及动词类型的非宾构式,涉及句法移位的指宾状语和时量定语构式,以及涉及指称的长距离反身回指构式。生成语法曾经根据动词的结构特征设定一类非宾结构(Perlmutter,1978:157-190),如:

(9) The window breaks.

生成语法认为,英语中和例(9)类似的结构较多,如“The stole rolls”等,此类动词结构特殊,可以分解为包含轻动词 v 和主动词 V 的双层VP壳结构。从结构上看,“window”初始生成的位置在轻动词 v 的内主目语位置,但是“window”并不是句中主动词“break”真正的宾语,因此该类结构被界定为非宾结构(也有分析将其称为“inchoative”使动性结构)。“window”必须经过句法移位形成如(9)的表层结构。但是生成语法对“window”移位的动因语焉不详,仅从结构出发提出了EPP原则(扩展的投射原则),认为“window”的移位是出于外主目语占位和形式核查(Chomsky,1993)。整体看,生成语法仅从结构出发分析类似(9)的特殊非宾动词结构,存在解释力不足的情形。而如果从体认句法出发,(9)的结构特殊性可以在事件域认知模型的“现实—认知—语言”互动中得到解释。在现实域中,(9)所代表的典型事件是,事体A(可以是具象事体如人,也可以是抽象事体如热胀冷缩力)对事体B“window”施以外力(以 $break_1$ 体现),造成事体B“window”破裂的结果(以 $break_2$ 体现)。在认知域内,基础认知产生的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为“A $break_1$ B window and B window $break_2$ ”。这一基础结构得到认知的加工,事体B“window”破裂的结果在认知加工作用下被截取出来得到独立呈现。在语言上表征为“The window breaks”。

汉语中存在两类典型的句法移位结构,指宾状语结构和时量定语结构,两者情形相反。指宾状语是将原本宾语的定语移位成为动词的状语,时量定语是将原本动词的状语移位成宾语的定语,如:

(10) 他热热地沏了一壶茶。

(11) 他教了一年的书。

生成语法从结构层面分析上述两种类型句式存在移位,但对移位的动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熊仲儒,2013:25-34;李旭平等,2020:39-51)。从体认句法的角度看,指宾状语例句(10)在现实域中的事件是事体“他”通过外力作用(热水冲)作用于事体“茶叶”,产生“一壶热茶”的效果;时量定语例句(11)在现实域中的事件是事体“他”讲授事体“书”,时间向量为一年。对应的认知域中,基础认知生成的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是“他沏了一壶茶(事件)热热的(结果)”和“他教书(事件)一年(时间向量)”。在基础认知之上,加工认知可以发挥认知的主观能动性,改变关注焦点,如对于前者,可以凸显动作为前的目的性,在认知层面突破正常的心智空间,将“热热的”从表行为后结果改为表行为前目的,凸显在行为前有意把茶水冲泡得热热的;对于后者,可以从时间向量改为凸显数量向量以示对事体“书”的不同情感,如“我都教了一年的书”倾向于表示由于量多而厌倦,“我才教了一年的书”倾向于表示由于量少而喜好。如果说英语非宾结构体现认知加工的截取效应,汉语的指宾状语结构和时量定语结构则体现认知加工的凸显效应,两者都是句法体认性的表现。两者均表明体认句法通过“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可以很好地解释英汉语中的特殊句法现象。

上述两类句式均体现舞台模型的加工机制发挥不同的截取和凸显效应,并诉诸语言表征,两者的相同处在于言意具有像似性,言能尽意。而最后一类涉及指称的汉语长距离反身回指构式,则体现了言不尽意的情形,这可能是体认句法研究今后应该着力的研究方向。众所周知,汉语存在反身代词长

距离回指构式及相关构式阻隔效应(王莹莹等,2012:37-48),如:

(12)小明认为小李在表扬自己。

(13)小明认为我在表扬自己。

例(12)中“自己”可指“小李”或“小明”,例(13)中“自己”只指“我”。结合“事件域认知模型”可知,例(12)现实域中的事件按照认知时序是事体“小明”认为事体“小李”在表扬“小李”,在认知域中通过基础认知说者知道到事体“小李”表扬事体“小李”,再通过加工认知意识到两个“小李”有同指性,因此说者在语言表征上使用“自己”,但是用了“自己”会产生远距离回指,导致歧义性,对听者造成认知困难。这个例子非常有力地表明,在“现实—认知—语言”的三维架构中,对于说者而言,认知是语言表征的基础,语言表征反映语言,但在听者而言可能会产生语言表征和认知的错位,形成言不尽意的情形。例(13)不存在类似问题,因为听者能够依据人称认知的心智空间判断出“自己”的准确所指。这一句法实例也启发我们,体认句法所致力构建的“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互动关系不能仅限于说者,一定要将听者的认知视域吸纳进来,才能形成全方位的体认。

5 结语

体认语言研究开创了我国语言理论本土化的新征程,体认句法是体认语言研究的应有之义。本文从短语构造、句子构造、语序问题、语法分析实践等多个层面探讨体认句法“现实—认知—语言”三维互动性。在短语构造层面看,本文参考了生成语法有关短语结构理论和认知语法背景理论,以“事件域认知模型”的事体和行为要素为基础,增加了事件要素,分别以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非限定小句实现语言域与认知域的交互,又以限定短语、时体短语和标句短语实现语言域与现实域的交互。在句子构造和语序层面,本研究在坚持“事件域认知模型”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现实域事件、认知域事件和语言域句子结构以及语序问题。现实事件通过基础认知可以直接表征为基础结构和基础语序,加工认知则以观察者身份丰富认知内涵,并通过不同手段构成拓展结构和拓展语序。现实是认知的基础,基础认知反映现实;加工认知则能动地影响基础结构,并深刻地改变语言表征。“现实—认知—语言”在事件域认知模型中得以充分互动。英语非宾构式体现了加工的截取效应,汉语指宾和时量构式体现了加工的凸显效应,反身长距离回指则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言不尽意,因此体认句法需要考虑听者的认知因素。三类句式都表明体认句法在结构分析层面的可实践性,需要不断开拓。

参考文献:

- Chomsky, N. 1993.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2005. On Phases[G]//C. P. Otero.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mrie, B. 1985. *Ten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itlyn, H., Valentine, H. & L. Jeffrey. 2019. Hope for Syntactic Bootstrapping[J]. *Language* (4): 642-682.
- Langacker, R. W. 2016. Baseline and Elaborat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405-439.
- Langacker, R. W. 2004.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12. Access, Activation, and Overlap: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tial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 2-25.
- Merchant, J. 2001. *The Syntax of Silence: Sluicing, Islands and the Theory of Ellipsi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lmutter, D. M.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J].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 Society* (4): 157-190.
- Radford, A. 2008.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何晓炜. 2007. 语段及语段的句法推导——Chomsky 近期思想述解[J]. 外语教学与研究 (39): 345-353.
- 黄洁. 2012. 《认知语法导论》介绍[J]. 当代语言学 (2): 208-211.
- 李旭平, 段文华. 2020. 汉语动宾间时量和动量成分性质再探[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 39-51.
- 廖光蓉. 2019. 体认语言学观照下的汉语语义组构超常及其典型性[J]. 中国外语 (6): 34-43.
- 廖巧云, 翁馨. 2020. 体认视阈下的反语生成机制研究[J]. 中国外语 (5): 45-52.
- 沈家煊. 2016. 名词和动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石定栩. 2020. 生成语法的界面关系研究——起源、发展、影响及前景[J]. 外语教学与研究 (5): 643-654.
- 王和玉, 温宾利. 2015. 英语将来事态句的最简句法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483-495.
- 王寅, 王天翼. 2019.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英语语法教学[J]. 外语界 (1): 44-52.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6): 61-67.
- 王寅. 2019.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 (6): 18-25.
- 王寅. 2020. 体认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莹莹, 潘海华. 2012. 长距离“自己”的语义——语用解释理论及其问题[J]. 当代语言学 (1): 37-48.
- 魏在江. 2019.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汉语成语的转喻机制研究[J]. 中国外语 (6): 26-33.
- 熊仲儒. 2013. 指宾状语句的句法分析[J]. 现代外语 (1): 25-34.
- 张翼. 2019. 构式交替: 基于“基线/加工”模式的解释[J]. 中国外语 (2): 33-38.
- 张智义. 2021. 试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47-153.

A Tentative Theoretical and Application Study of Embodied Cognitive Grammar

ZHANG Zhiyi

Abstract: The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 (ECL) represents the efforts to domesticize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the embodied cognitive grammar (ECG) should be included. Based on the event domain cognitive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firstly constructs phrases from the ECL perspective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on among reality, cognition and language by adding the event element, and then analyse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order as well as the extended structure and order from the ECL by integrating basic cognition and processing cognition. Finally, by approaching some Chinese and English sentence patterns, the present study illustrates the practicality of ECG in structure analyses.

Key words: embodied cognitive grammar (ECG); the event domain cognition model; interaction among reality, cognition and language

责任编辑: 蒋勇军